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12 册 No. 0342

佛说如幻三昧经 2 卷

[卷上](#) [卷下](#)

No. 342 [Nos. 310(36), 341]

佛说如幻三昧经卷上

西晋月氏国三藏竺法护译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游王舍城灵鹫山，与大比丘众俱，比丘六万二千，一切圣智神通已达而悉耆年；菩萨四万二千，溥首童真之等类也，其名曰：师子英菩萨、慈氏菩萨、光世音菩萨、得大势菩萨、辩积菩萨、建立远菩萨、山顶菩萨、山幢菩萨、无动菩萨、善思议菩萨、所思善议菩萨、心勇菩萨、心志菩萨、善心菩萨、珠积菩萨、石磨王菩萨、宝掌菩萨、宝印手菩萨、常举手菩萨、常下手菩萨、常精进菩萨、御众菩萨、笃进菩萨、住言行相应菩萨、超愿菩萨、立报答菩萨、等思菩萨、弃诸恶趣菩萨、度无量菩萨、度无动菩萨、虚空藏菩萨、上意菩萨、持意菩萨、增意菩萨、术详菩萨、执诵菩萨、月光菩萨、月英菩萨、光英菩萨、光首菩萨、还若干光菩萨、师子步雷音菩萨、辩无碍菩萨、妙辩菩萨、应辩菩萨、度意菩萨、显月光菩萨、空无菩萨、质游菩萨、常笑菩萨、根喜菩萨、除诸盖菩萨、转女菩萨、转男菩萨、转胎菩萨、被德铠菩萨、大慧菩萨、光[火*金]菩萨、照明菩萨、无受菩萨、受音王菩萨、深藏菩萨、众香山菩萨，解缚之等八正士俱，如是等类四万二千；四天王、天帝、释梵、忍王，此及余天六万人俱，须深天子、善住天子、大神妙天、善意天、大乐天，如斯之等三万人俱，皆志大乘；燕居阿须伦与二万亿阿须伦俱，有海龙王与六万诸龙俱从海出，此及他方无数天龙、鬼神、阿须伦、迦留罗、真陀罗、摩睺勒，不可称限百千亿载；比丘、比丘尼、熏士、熏女，不可计会，皆悉来集。如来垂哀，与无数众眷属围绕而为说法。

尔时，文殊师利自在其室独游宴坐，以空无心离心三昧而为正受。文殊实时从三昧起，适安隐兴，震动十方无量佛土。文殊师利心自念言：「如来．至真．平等觉者，今为所在，于世求之，甚难得值，犹灵瑞华，时时而出耳。其所现方，难及难当，非心所思、非言所畅，深妙超绝，巍巍无量。佛现于世，终不虚妄，因得闻法，所听经典，未曾唐举，犹是众生，灭除苦患，如斯真正，非为无益；吾今宁可诣如来所，应时启闻，随其所质，令诸德本一切备悉。假使有人学菩萨乘，令不疑惑深妙佛法，成就道谊，悉蔽魔王。此忍界中众生之类，其淫怒痴甚为兴盛，离清白法，但行无义，愚戇抵突，心怀僇慢而无恭恪，所可修业，多所违失，舍佛法众。当令众生闻如此法，净智慧眼。」

于时文殊复更念言：「当诣十方诸佛世界，请召无量百千菩萨，使集佛所听受经典，其身证明此深法忍。」

文殊师利以离垢光严净三昧而为正受，适三昧已，寻时东方亿江沙等诸佛世界普为大明，润泽柔软，离垢显曜，清静光照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十方佛土，光明所照，悉遍若斯，等无殊特。其于十方幽隐闇冥蔽翳方城，山石、墙壁、树木、华实、铁围、大铁围、目邻山、大目邻山、雪山、黑山及须弥山，而悉蒙照，靡不显曜，无所蔽碍。时于十方诸佛世界，一一江沙亿数佛土，诸佛世尊现在说法，此诸佛边一一侍者各问其佛：「以何因缘忽有大光？普遍世界从昔已来，未曾见闻如此光明，润泽和雅，靡不蒙济。今佛光明众身安隐，令心清彻，皆见拔擢，顺时无违，无复犯行淫怒愚痴。此之瑞应为谁圣旨之所建立？所演光曜晖赫若兹！」

是诸佛世尊覩诸侍者之所启问，默然不应。其彼世界天、龙神声，阿须伦、迦留罗及金翅鸟、捷沓耆声，人、非人声，飞鸟鹿声，风雨水声，大海中声，歌妓乐声，斯等之类，蒙佛威神，悉亦寂然，无畅音者，一切诸响悉为憺怕。其诸侍者，启问诸佛如是至三：「世尊愿说！多所哀念，多所安隐、怜愍诸天及世间人，为谁威神出是辈声，其大光明普诸佛土？」

于时诸佛亿江沙数，各从刹土同时一声，各集其音，柔软了了，悉从一佛出若干教，口之所演如是像音，同时报告诸侍者曰：「诸佛世尊适宣音已，一切佛土皆为之动，百千妓乐不鼓自鸣，诸天人民、阿须伦乐亦复如是；其音亦演非常、苦、空非身之声，空无相、愿虚无恍惚本无之声，本际之声，舍淫怒痴无三界声，如审谛声，施、戒、忍、进、禅、智之声，常惭愧声，慈、悲、喜、护声，遵修奉行无放逸声，如是若干，常宣百千法谊之声。此

所讲法，令不可计无央数人亿百千众立不退转，志于无上正真道意，开化声闻及缘觉法，释梵之位，成转轮王，其亦若兹。」

于是诸佛告诸侍者：「诸族姓子！汝等默然专问是为，此非声闻、缘觉之地所能及者，诸天世人及阿须伦，闻此迷荒，如来咨嗟颁宣斯光明德，其功德勋不可思议，所积功祚无能惟察，所学精进、智慧之业，乃能致此究竟光明，若于一劫过劫之余，咨嗟光明不能畅尽得其原际。此光明曜，所兴慈悲，巍巍如斯！」

诸佛侍者再三闻此所叹咨嗟，益以饥虚，重复启白：「唯诸大圣以时宣畅，多所哀念，多所安隐，愍伤诸天及十方人，并诸菩萨大乘学众令成德本。」

于时，诸佛告众侍者言：「族姓子！有一刹土名曰忍界，于彼有佛，名释迦文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。明行成为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道法御。天人师，为佛世尊，兴于愤乱五浊之世。其土众生，淫怒痴盛慢无肃恭，弃于净志清和之德，而离惭愧，专为误失众恶之业。如是等类下土之党，诸愚騃子修众恶行，故生彼土，逮成无上正真之道，为最正觉而说经法。彼有菩萨，名曰文殊，其力广大，圣慧无极，精进无比，威变若兹，劝化开示诸菩萨众，使入高德无极大乘，为诸菩萨之父母也！晓了随时解一切法，分别章句智慧无碍，度于彼岸，辩才无际，还得总持，晓了一切众生根本，从所明识而为流布，功勋之德不可思议，故往启问如来至真所当行业，使诸菩萨成就德本，进诸菩萨，令其究畅务念佛法。是族姓子文殊师利，请诸菩萨，故演真妙随宜时光，使诸十方无央数亿诸菩萨会，当令听受此佛所说法，所以由是显其光明普遍佛土。」

侍者白问：「其三昧定，名曰何等？」

佛言：「号离垢光严净。文殊师利住斯定意，所演巍巍神妙光明遐照如此。」

时诸侍者复白佛言：「吾等昔来未曾见遇如是比像，柔软清和，音声志愿，光明妙响。缘是之故，以无尽哀随时演光。快哉！如是道德超殊不思议曜，令人踊跃，乃如此乎！」

佛言：「族姓子！时时乃奋斯大洪曜，会诸菩萨讲宣经典，开示大道。」

尔时十方无数难计不可思议八方上下面面各各十亿江沙诸佛之土，各有无量不可思议诸菩萨众，皆诣佛所，稽首足下，前白佛言：「唯愿大圣，此何光明？自从昔来未曾见闻，此何先应？」

于时诸佛告诸菩萨：「有族姓子，世界名忍，有佛号曰释迦文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，现在说法。彼有菩萨名曰溥首，演布如斯光明之曜，其光名曰：请诸菩萨悉令集会，是其瑞应。」

时诸菩萨各白佛言：「我等欲诣至于忍界，奉见能仁如来至真，稽首请问，咨受所闻，亦欲亲覲文殊师利及余菩萨。」

其佛答曰：「往，族姓子！今正应时。」

于时，十方不可思议无数菩萨，亿百千姪如尘之数，犹若壮士屈伸臂顷，各从所在诸佛国土忽然不见，住于忍界。彼有菩萨，而雨众华往诸佛所，或雨杂香华鬘涂香，青莲红黄白华，信脱思夷梧桐须蔓，柔软、大柔软，普念大普念音华，月大月悦乐月华，雨如是辈若干种华，以供养尊往至佛所。或有菩萨，以一音响告语三千大千世界，咨嗟如来无量功勋，往诣佛所，或帝释眷属，或梵营从，或四天王辈类，或如天龙鬼神、犍沓怛等玉女作乐诸眷属也，若干种变殊别各异，往诣佛所。适到其前，此忍世界三千大千诸有地狱、饿鬼、畜生悉为消除，寂寞无患，致最欢悦，皆诸菩萨威神所感。其菩萨众——不可称载百千亿数，无能思察计其限者——诣释迦文佛，稽首足下，绕佛三匝，住于虚空，则习此意普身三昧而为正受，因自然生七寻莲花，其色无量，则升其上结加趺坐。

于时耆年大迦叶，即从座起，偏出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叉手赞佛，而说颂曰：

「善施于欢悦，	功勋谛离垢，
十方超众人，	得寂心澹泊。
觉了诸所行，	尊为无等匹，
开道显示我，	无量不思议。
善遵行布施，	奉戒亿姪劫，
所行无等伦，	三界无所著。
忍力势无极，	其力凡有十，
难逮乐功勋，	为我断疑网。
见众生患难，	故行苦于劫，

所行不厌倦，
广施无所爱，
国土之所有，
已断我狐疑，
头目不逆人，
诸所当光饰，
常乐于布施，
截身令段段，
忍力舍诸慢，
修习于空行，
施安乐功勋，
已断贪欲怒，
尽愚痴冥冥，
弃捐诸有处，
显道之原际，
慧神度彼岸，
晓了吾我想，
处人无所著，
禅定无思议，
往昔修习行，
已入禅智慧，
奉德无能计，
颜色殊妙好，
其归命世尊，
若节节解身，
尊志思道术，
如山不可动，
若在天行定，
在在所游居，
胜性无变异，
德普如虚空，

精进益无量。
男女及妻妾，
乐施皆能惠。
本施象马乘，
衣服亿载数。
能仁授饮食，
故欲问安住。
离垢不怀恚，
愿说此意趣。
意常善思惟，
故问灭尘劳。
众生邪见恼，
不乐吾我想。
修行百千劫，
令我得自归。
善行所当修，
好乐习空法，
心善无所猜，
决疑舍尘垢。
施戒忍精进，
行慈无双比。
犹如江海水，
愿为我救护。
离垢不弃捐，
等观体无色。
悦众决疑网，
安住无恋慕。
不着众玉女，
未曾见阴盖。
口所宣亦然，
稽首无上尊。」

于是耆年大迦叶，以此偈赞佛已：「唯然，世尊！于今何缘有此大光明靡不遍，加复现斯殊妙难及未曾有法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用为专心而问此谊？非彼声闻、诸缘觉乘之所能及，诸天世人在中迷荒将无惑乱？假使如来答此所问，一切罔然不知所趣。」

迦叶又问：「愿佛说之，多所愍伤，多所安隐、救济诸天及十方人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」

迦叶白佛：「唯诺，世尊！愿乐欲闻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文殊师利有三昧，名普光离垢严净，以此定意而为正受。由是之故，演其光明，照于十方亿江沙等诸佛国土靡不蒙曜。十方一一诸佛国土无数无量不可思议亿百千姪诸菩萨众，为此光明所见请召，悉来集会于斯忍界，故来亲近。诣吾目下，绕佛三匝去地七寻，于虚空中化作若干众妙莲华，身处其上。」

迦叶白佛：「因是圣旨雨斯众华，百千妓乐不鼓自鸣，一切众会现金色乎？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迦叶！是菩萨威神之所感动。」

迦叶又白：「唯然，大圣！我永不见诸菩萨众之所在也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一切声闻、缘觉之乘不堪任见。所以者何？其声闻众及缘觉乘，未曾在彼修如是像无极大哀大慈之行，现无际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一心、智慧亦复如是，遵修志性无及菩萨。此诸菩萨已遍入诸三昧正受，各现诸身，是身像貌，声闻、缘觉所不能覩，唯有如来乃见之耳，得是定者亦能见矣！若有菩萨习此地道存在大乘，此族姓子尚不能见，况声闻、缘觉岂能覩乎？未有此谊。」

迦叶白佛：「菩萨有几事究畅斯行？用何德本逮得遍入诸身三昧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菩萨有十法，而得遍入诸身三昧。何等为十？一、志性清和，所建通达，不舍一切众生之类。二、而不违远无极大哀。三、常悉晓了众想之着，宣诸佛法性不卒暴。四、若有所讲，不念轻慢，不演声闻、缘觉地缺，不慕彼学，志于大乘。五、一切所有施而不恪，放舍所爱贪身寿命，何况余事无益己者。六、将护无量生死之难，心不怀念汲汲懈倦。七、所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一心、智慧无限，欲具足此诸度无极。八、于度无

极亦无妄想。九、我当劝立一切众生令存佛法，然后乃诣坐佛树下。十、又计佛道无有众生。是为十法，菩萨所行逮得遍入诸身三昧。」

迦叶白佛：「至未曾有，一切声闻诸缘觉乘，所未能发一心行也！假使众生一切皆住阿罗汉地，尚不能及，况当逮知诸佛法，名此三昧乎？安能正受，未之有也？」

迦叶复白：「愿乐欲见此诸菩萨。所以者何？若得亲覩如此像类诸正士等，为大欣庆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且默，须待！文殊今来当从三昧起诸菩萨等，然后汝身乃得见之。于今，迦叶！假使兴设百千方便三昧思求此诸菩萨，不能知处所可游居威仪礼节也。」

于时迦叶，闻说此谊，寻承佛威神，因已神足专惟定力，入二万定而为正受，复更兴志，欲得见此诸菩萨所行礼仪，为何等类，永不能见所可游居，不知进退往来周旋住立经行，何所讲说、何所开化度众生耶！冥然不覩。从三昧起，复前白佛：「难及世尊！甚可惊怪。吾时向者入二万定而为正受，求诸菩萨，不知所存。未成普智诸通之慧，何能逮得如斯寂然三昧定意，甫当获致无上正真最正觉乎？若族姓子、族姓女，谁见此变不发无上正真道心？唯，天中天！若有菩萨求此通入诸身三昧，被戒德铠以誓自誓，心不当远斯三昧定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如是，如是！如汝所云。此三昧者，非诸声闻、缘觉乘地所能及者，况余凡夫众生类耶？」

于是贤者舍利弗心自念言：「如来所叹，于众智中称吾为最尊，我宁可求此诸菩萨所游居处为何如乎？」

时舍利弗入三万三昧而为正受，察诸菩萨为何所在，都不能见亦不能知影响形像，其所瑞应为何等貌。

尊者须菩提心自念言：「我宁可复求诸菩萨住在何所？」以三昧力承佛圣旨，入四万定奉修正受，欲得见之而不能覩，不知进退往来经行坐立所在。

时须菩提从三昧起，前到佛所，投身足下而自白言：「如来叹我行空第一，尚不能逮斯三昧定，政使三千世界成为大鼓，有丈夫来，力势甚大，取须弥

山；我三昧定而住其前，举须弥山以挝大鼓，一劫不休，不能乱之令心微动。我神通行空，巍巍若兹。鼓声极高，彻闻十方，一劫不懈，尚无所动，声不向耳，岂当令吾从三昧起，未有此义。所行空事，殊绝乃尔。而反向者，四万三昧周遍定意，心中欲察诸菩萨众永不能覩。唯愿，世尊！本假使知诸菩萨慧，道德超绝，光光若此，一一人故江河沙劫，在大地狱而见烧者，忍此苦患求菩萨道，不舍违远，巍巍如是无思议慧，身设不逮漏尽意解者，于无数劫能忍处在生死劳苦，终不远离如是比像无极大慧。」

于时佛赞须菩提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诚如卿言，志性温仁，咨嗟此辞。假使汝今不以此身取灭度者，因斯德本，恒边沙等为转轮王，治以正法，当成无上正真之道，为最正觉。又，须菩提！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之类宁多不乎？」

须菩提言：「甚多，甚多！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皆使众生智慧备足如舍利弗，行空第一如须菩提，如是等类诸大声闻，亿百千数不可称载，若欲得见此诸菩萨亦不能覩。所以者何？声闻、缘觉不能修行如此法教。如诸菩萨大士之等，举动进止，非是小节劣乘所逮。」

说是法时，八万四千诸天、世人，皆发无上正真道意，三千大千世界皆大震动。

文殊师利自在其室，心兴念言：「今诸菩萨皆来大会，其限无数亿百千姪。吾当复令诸天之众悉来云集。」

于是文殊即如其像，三昧正受而显神足。寻如所念，应时化成八万四千亿百千数宝红莲华，大如车盖，紫金为叶，白银为茎，首藏琉璃及马瑙宝而以杂厕，瑰琦诸珍车璩为子，化诸菩萨皆坐其上，体紫金色、三十二相，姿艳端正，威神晖赫。又莲华光诸化菩萨，照四王天、忉利天、盐天、兜术天、无憍乐天、化自在天、梵天、大梵天、梵迦夷天、梵满天至一善天，普及三千大千世界欲行天、色行天所有宫殿。诸菩萨等坐众莲华上，靡不周流十方，悉畅法音多所开化。此诸菩萨皆游告此三千大千世界，而叹颂曰：

「诸佛超日月， 久远乃现世，
犹如灵瑞花， 难值复过是。
释师子人尊， 今显出于世，

以时讲经典，
天上之快乐，
复还堕地狱，
若习于贪欲，
三界无安乐，
智者得开眼，
放逸不觉了，
当往见正觉，
人尊灭度已，
驰骋自恣者，
安能得解脱，
若人宿有福，
佛观其原际，
余人不堪任，
唯有佛世雄，
百千劫造行，
积累尊圣慧，
今讲最尊法，
众生不可得，
当弃于计常，
舍一切诸想，
演示真本际，
斯空无有想，
无形无所猗，
所来无从来，
无相无所生，
无见无瑞应，
计众生不生，
人本无所起，
以音说经法，
因文字号法，
其不着风者，
不想念于地，
色痛痒思想，
尽灭一切苦。
安能得久如，
因更无量恼。
恩爱转炽盛，
勿志生死渊。
佛世难可遇，
不能灭众患。
听受无上法，
将无怀忧戚。
有魔网之难，
迷惑失正路。
可为说此义，
妙相三十二。
亦无能将护，
其慈无思议。
无量不可议，
释师子巍巍。
其义深难逮，
无寿亦无人。
断灭亦如之，
为众颁宣法。
于世无所著，
不兴造诸愿。
不起无所灭，
明眼说法然。
本净无形貌，
不念有所说。
亦无有死者，
亦无有灭度。
法无积聚处，
导师之所说。
亦不依水火，
明眼之所叹。
生死行亦然，

说识亦复空， 五阴无处所。
其眼耳鼻者， 若口并身意，
分别本净空， 其空不可得。
色声味众香， 细滑意所乐，
从想念而生， 想亦空自然。
欲界及色界， 无色亦如是，
分别犹如幻， 无实亦无形。
正觉为若兹， 为人讲说法，
灭除众苦患， 当速诣导师。」

诸化菩萨于三千大千世界宣此颂已，悉得闻之，有九十六亿欲行天人、色行天人，远尘离垢，诸法法眼净，二万人皆得离欲，三十三天子宿殖德本，逮得无所从生法忍。

当尔之时，诸化菩萨所可劝发，无央数亿百千那术诸天子等，寻往诣佛，稽首足下，绕佛三匝却住一面，以天青莲红黄白华、诸天意华，散如来上，烧众名香，在于虚空鼓天妓乐。时诸天子，集会甚多不可称计，周遍圆满此四方域——东弗于逮、南阎浮提、西拘耶尼、北鬱单曰，中不容间，若上投杖而不堕地——此诸天人威神尊重，志在高节，于四方界积众华香高至于膝。时善住意天子名离垢天、怀耻天、此等三天，与九十六亿诸天眷属，皆志大乘，诣文殊师利，住于室外。文殊师利自在其室，悉取诸华供养如来，令大千国虚空之中成华交露，此众华光皆照佛国，靡不周至。

文殊师利志安和雅，从三昧兴，即出其室退住一面，因复弹指——此弹指声，六反震动三千大千世界——实时其地出大高座，无央数宝而杂校成，不可计衣而布其上。又斯高座光威巍巍，照于荒域百千由旬，蔽诸天子令明暗冥。文殊师利便处其坐。

时善住意天子见文殊坐，稽首足下，退住一面；一切诸天亦复如之。文殊师利心自念言：「吾当与谁于世尊前难问讲议？当令通畅不可思议章句：应器难解之迹、无所有迹、无所著迹、无所弃迹、不可得迹、无所说迹、深妙之迹、真谛之迹、诚信之迹、无罣碍迹、无所坏迹、空无之迹、无想之迹、无所愿迹、本无之迹、于一切法无所住迹、颁宣道教无极之迹、本际之迹、尊上之迹、无所入迹、法界之迹、无形像迹、无比类迹、证虚空迹、无所举迹、无所下迹、佛法教迹、逮圣众迹、慧具足迹、在于三界无俦匹迹、游一

切法讲无起迹、于诸道法无所致迹、诸释梵迹、修勇猛迹、于一切法无阴盖迹、句无句迹、度诸句迹、越声闻器。」

文殊师利复更兴念：「善住意天子，于过去佛已造立行殖众德本，入深法忍，辩才无碍，今当与此在世尊前难问讲谈。」于时文殊谓善住意天子曰：「于今仁者入深法忍，欲与仁俱谈言说事。」

善住意天子白文殊师利：「我与仁者共谈耳！设无有言，不演谈语，不怀报应，若不咨问佛法圣众，不声闻，不缘觉，不佛道，不终始，不生死，不泥洹，不善，非不善，无罪，无不罪，无漏，无不漏，无现世，无度世，不合，不散，不启，不发，不演文字，不可畅意声。」

文殊师利谓善住意天子：「吾所讲说，当如斯耳！若使仁者都不以闻，亦不好乐，不受，不诵，不念，不知，亦不分别，不取，不舍，亦无所听，不为他宣，不讲说法，不令众生处于生死，若至灭度。所以者何？诸佛世尊以无文字，逮成无上正真之道，为最正觉。虽曰有心，则无有心，不显吾我，其名无处。」

天子又问文殊师利：「仁者讲说，当听受之。唯，文殊师利！以时颁宣，令心欢悦。诸天子欲闻尊者演法宣于本际。」

文殊师利复谓善住意：「吾所宣法，不令谛听，不令启受。所以者何？其欲听法，则受吾我、着人寿命，故欲闻法。假使天子从颠倒念，受于虚伪，计吾有我，贪身计有，便有此念。彼说我听，因此猗故，有三着碍。何谓为三？一、怀颠倒着于吾我。二、不顺教计有他人。三、念受法欲有所得。是为三碍。假使天子不计吾我，净于三场，乃谓听法，不想报，不思念，不思察。何谓三场？一、不得人，亦不想报。二、不有法，无所悵望。三、无吾我，无所思慕。若使天子听法如此，是为等听，不为邪闻。」

善住意天子赞文殊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快说斯言，所住说者而不退转。」

文殊答曰：「且止，天子！勿得想念菩萨退转。所以者何？若有菩萨成最正觉时，亦不得道。」

天子又问：「心不坚者，何所退转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淫怒痴转，故曰为转。为报应转、六十二疑邪见所转、无明所转、欲界色界无色界所转、声闻缘觉土地所转、应与不应众想所转、为诸受取妄想见转、诸处进退妄见所转、为诸计常断灭见转、为进不进合散所转、我人寿命之所见转、可意悦乐求慕见转、有常清净安隐我身颠倒见转、为是诸念罣碍所转、贪身众习众观所转、六十二见诸盖迷冥贪欲瞋恚睡寤调戏狐疑所转、阴种诸入四大所转、想转。想『佛法众、我当成佛』，故曰退转。『吾当说法度脱众生速得圣慧』，由是想转。假使奉修，而想十力十八不共诸佛之法，亦想根力及七觉意，亦着相好，亦复妄想严净佛土成声闻众，是为退转。一切诸应与不应，想与不想，设使，天子！其行菩萨于此诸退而不退转。」

问曰：「何所不转？」

答曰：「通达佛慧则不退转，空无想愿则不退转，于本无行则不退转，亦于法界了其本际则不退转。所以者何？用平等行，故不退转。」

善住意天子复问：「文殊师利！如仁所说，设于诸法应与不应，想及无想，着于佛道，与魔俱同。所以者何？」

「计有法故。」

又问：「菩萨为有退转、为无退乎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不以有转，不为无转。」

又问：「何所退转？」

答曰：「皆由一切受虚伪故，其受虚伪，因是故受；若于诸受不受、不舍、不以患厌，则能退信一切诸法。颁宣经道不有、不无，说亦不住。所以者何？假使退念此有、此无则堕缺漏。若言有者，则为计常，若言无者，则堕断灭。如来．至真．等正觉若说经法，不宣断灭，不演有常，不想诸法。」

说是法时，一万天子速得无所从生法忍。

◎

◎时善住意天子白文殊曰：「当共俱往诣如来所，奉见稽首，咨受所问。所以者何？如来至真，断诸疑结。」

文殊师利答天子曰：「且待须臾，勿有妄想，于今如是，当见如来。」

又问：「当于何待？」

答曰：「今住在前。」

又问：「何所住前？」

答曰：「虚空也。」

善住意问文殊：「如来所在？」

答曰：「今故在前。」

又问文殊：「吾今不见于如来也。」

文殊答曰：「见诸如来，当作此观。若有问者：『谁在前立？』则当报答虚空界也。立在前耳，察于如来如虚空界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诸法等如虚空，如来晓了此诸正慧，故为人说。如来如虚空，虚空、如来则无二矣。是故天子欲见如来，当了本际，莫怀妄想。」

善住意天子复谓文殊：「吾续欲往诣如来所。」

答曰：「天子！往续在此住，勿得进发。」

善住意天子于时则与无数诸天往到佛所。

文殊师利寻时化作三十二部交错重阁——方圆自副，四角有柱，姝好殊特，轩窗备悉，威神巍巍，嵩高显远，覩莫不欢——阁交错中，化作众宝诸床榻具，布以天衣，一一床上，化菩萨坐，三十二相庄严其身。于时文殊则如其像建立神曜，妙色莲华上诸坐菩萨，及三千大千世界可游行者，并诸棚阁，交错床坐，普诣佛所绕佛七匝，及诸圣众踊住空中，其光照曜众会场地却住四方。

文殊师利忽然速疾，已至佛所，善住意天子反从后至。时善住意至彼见之，即问之曰：「仁从何路前至于斯？我发在前，反从后至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假使供养江河沙等如来至真稽首为礼，不能见吾去来进退。」

文殊师利现未曾现，诸来会者还自诣室。时莲华上诸坐菩萨，并交络中，皆一音声，同时发音，住于佛前，则以此偈，赞世尊曰：

「为已曾供养，	无央数亿佛，
犹如江河沙，	无能计谊者。
以用志佛道，	殊特尊上慧，
人尊无所著，	胜是故巍巍。
颜容尊难及，	圣威照三世，
能仁众相好，	若干种变异。
若颁宣经道，	导师从其愿，
其所分别者，	永无人寿命。
律开导众人，	布施行禁戒，
忍辱习精进，	禅定之智慧，
三处无所著，	以慧度彼岸，
归命礼最胜，	奉敬诸正觉。
随一切诸佛，	奉敬三界将，
为诸法之王，	天人所供养。
笃信于空无，	坚固难可及，
因此得逮成，	世间人中圣。
其有本往古，	过去诸如来，
有今现在者，	人中之尊上。
斯等悉奉行，	常解空净慧，
亦无有想愿，	察之不有相。
究竟推极之，	本净无众生，
又无有生者，	亦无有死者。
复无有来者，	亦无往生者，
一切诸法事，	譬若如虚空。
如我本所现，	正士之所为，
察于三事身，	悉为无所有。
安住所说法，	其义为若兹，
覩之如幻化，	亦如梦所见。
诸佛之世界，	过如江沙等，
若人满中物，	以用布施者，
假使有行忍，	是法亦复空，
此所兴布施，	殊特为第一。

犹如江河沙，
供养诸斯等，
众华及名香，
若有菩萨学，
若闻此经典，
若晓了无人，
速速得法忍，
此人则供养，
于无数亿劫，
饮食诸供养，
亦不用此行，
反怀众妄想，
其有人中上，
曾度于众生，
其法本清静，
解脱明慧等，
值遇佛兴世，
若说经典时，
得来成人身，
善哉修精进，
常当蠲除去，
应时不再遇，
当兴行笃信，
当殷懃力务，
若得速闻法，
大音无极声，
常当自将养，
从人中之上，
从就善知识，
心常弃于非，
一切修平顺，
虽在于众生，
奉承禁戒者，
等察于他人，
劫限有若干，
人中最尊上。
饮食为若斯，
志求佛道义，
如是诸训教，
寿命含血类。
清静成显曜，
人中无上尊。
常行布施事，
车马众居业。
疾成于佛道，
而计有人故。
已归灭度者，
所济无央数。
察之无所有，
所学为若兹。
久久时可得，
信尊亦复然。
亦复甚难矣，
顺从最胜教。
八憾无闲难，
闲暇时希有。
咨启佛教诲，
勇猛常奉行。
速疾修谨勅，
已度于彼岸。
精习于闲居，
稽颡不违命。
通达法器者，
伪行恶知识。
等心方便随，
慎莫怀妄想。
博闻之徒类，
常行而乞食。

数数当调习， 亲近坐树下，
秽药以疗身， 第一无怀疑。
一切诸有为， 计是亦无为，
悉亦同等相， 譬之若野马。
若能晓了者， 是第一本际，
则疾成佛道， 为逮无等伦。
佛解了五阴， 犹如幻师化，
自察其内已， 又观外所有。
安住所分别， 是则为空聚，
慎莫怀恋恨， 于彼依猗之。
其淫怒痴者， 本净如虚空，
駮冥瞋恚事， 悉亦从想生。
又计其想念， 亦不得所在，
诸导师之众， 所晓了若此。
是故有智者， 人中为明目，
假使欲究尽， 诸佛之道慧。
弃捐诸罣碍， 有为之迷惑，
此等勇猛士， 必成尊佛道。」

尔时诸化菩萨说是偈已，彼众会中诸来听者二万二千人，皆发无上正真道意；五百比丘得无起余漏尽意解；三百比丘尼得法眼净；七千优婆塞、七千优婆夷、二万五千诸天子远尘离垢、诸法法眼净，三百菩萨逮无所从生法忍；此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动，其大光明普照十方。

耆年舍利弗前白佛言：「唯愿，大圣！此谁威德？使此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动，诸化菩萨在交络阁莲华上坐，演深妙法，其义殊特，斯光普照诸来会者。无央数亿众菩萨集，诸天子等不可称载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文殊师利威神所感，悉令集会。所以者何？是故文殊启问如来毁伏魔场三昧之要，具足成就不可思议诸佛之法，名寂然空行，与善住意天子俱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文殊师利不来会乎？何故不现？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文殊师利降毁诸魔三昧正受，蔽魔宫殿，兴大威变，诣如来所。」

于是文殊降毁魔场三昧正受，应时三千大千世界百亿魔宫一时皆蔽，不乐其处，各各怀惧。时魔波旬自见老耄羸顿，少气拄杖而行，所有宫人嫖女之等，亦复羸老。又见宫殿而复崩坏，暗暗冥冥不知东西。

时魔波旬即怀恐惧，衣毛为竖，心自念言：「此何变怪，令吾宫殿委顿乃尔？将死罪至，归命寿终，天地遇灾，劫被烧耶？」

时魔波旬弃除贡高，舍恶思想。

时文殊师利所化百亿天子在交络者，住诸魔前，谓魔波旬：「莫怀恐惧，汝等之身终无患难，有不退转菩萨大士名文殊师利，威德殊绝，总摄十方，德过须弥，智超江海，慧越虚空。于今以是降毁魔场三昧正受，是其威神。」

诸天子等适宣此言，诸魔闻之，益怀恐惧，畏于文殊。诸魔宫殿寻时震动，诸魔波旬报化菩萨：「愿见救济。」

答曰：「且安！勿怀恐惧。仁等当往至释迦文佛所，如来至真，有无尽哀畅无极慈。假使众生有大恐惧，慰沃仁慈，令无所畏。」

诸化菩萨适说此言，忽没不现。

众魔忻然，与诸交络化座菩萨，令共同心，往诣佛所，羸老拄杖，一时发音，前白佛言：「唯愿，大圣！救护我等，令得济脱如此大患。宁得值遇百千亿佛功德名称，不为独一文殊师利所见逼迫。所以者何？我等属者，闻文殊名，寻即恐惧，不能自安，畏亡身命。」

佛告诸魔：「如仁所言，亿百千佛所益众生，不及文殊之所开化，各各劝导无央数众令得解脱。所以者何？汝等未闻亿百千佛功德名号，虽遭恼患，心怀恐惧。因一文殊之所兴变，所难益甚。」

诸魔白佛：「我等羞惭此羸老身，今从世尊自归加哀，愿复本形，披饰天服。」

佛告诸魔：「且待须臾！文殊师利如是来至，当脱斯等如此众难。」

于是文殊安隐庠序，与无央数诸天子等，百千那术眷属围绕，不可称计天龙鬼神、阿须伦、迦留罗、真陀罗、摩睺勒，亿百兆载无量菩萨，其数无限，

前后导从，鼓百千乐，雨众名香，青莲红黄白华，清净庄严，无极威变，见莫不欢，俱往诣佛，稽首足下，绕佛三匝，退坐一面。

于时世尊告文殊曰：「仁且正受，以降毁魔，而三昧矣！」

文殊白佛：「唯当从教。」

世尊又问：「以何方宜，而从如来听受此定？又何久如成此三昧？」

文殊白曰：「唯然，大圣！我未发无上正真道意时，闻此定名，寻时则成是三昧矣！」

又问文殊：「所从闻是三昧定者，其号何等如来？」

文殊白佛：「乃往过去久远世时，越过江河沙不可计会阿僧祇劫，尔时有佛，号意华香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。明行成为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道法御。天人师，号佛、世尊，彼时演斯三昧行品。我身尔时从得闻是降毁魔场三昧慧音。」

佛问文殊：「何谓三昧慧音？其意华香如来所宣。」

文殊白佛：「菩萨有二十事，而用逮得降毁魔场三昧定意。」

「何谓二十？」

文殊白佛：「于是菩萨：一、毁贪淫，灭其欲心。二、毁瞋恚，除瑕秽心。三、毁愚痴，去暗冥心。四、毁憍慢，而舍怀恨。五、毁瞋怒，不怀恼热。六、舍众想及诸邪见。七、弃多念所生受事及与放舍。八、离所有及无所有。九、越断灭计常。十、毁阴种诸入四大。十一、其心不着三界。十二、远声闻心。十三、释缘觉意。十四、刈嫉妬贪余。十五、远毁戒、违禁之难。十六、断鬪诤不可之事。十七、翦懈怠、犹豫。十八、拔诸放逸愤乱之意。十九、勸勉邪智不正之事。二十、降伏尘劳爱欲结网。是二十事菩萨所行逮是三昧。」

文殊白佛：「菩萨复有四事，逮是三昧。何谓四？一、所行立心，清净调和。二、志性柔软而无谄饰。三、入深法忍，心不起灭。四、所有施未曾爱恪。是为四。」

「复有四法，逮是三昧。何谓四？一、行至诚，不怀欺诈。二、习闲居寂寞之行。三、启受经典，讽诵诸法。四、究竟诸行，弃捐非义。是为四。」

「菩萨复有四事，何谓四？一、亲近善友。二、限知止足。三、精思独处。四、不在愤闹。是为四。」

「菩萨复有四事逮是三昧。何谓为四？一、心不乐声闻。二、舍缘觉意。三、志菩萨道。四、逮得法忍。是为四。」

「复有四法逮是三昧，何谓为四？一、修空法，不计有人。二、尊无想，舍众悵望。三、无放逸，除诸所愿。四、知足悦，弃一切有。是为四。」

「复有四法，逮是三昧。何谓为四？一、周旋无量生死之难。二、等疗一切众生之类。三、常一心唯念应时。四、无驰骋度于彼岸。」

「唯愿，世尊！意华香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，说是三昧行音。尔时从彼闻是三昧。其佛去后，次复有佛，号明珠日月光曜，因其如来成是三昧。」

说是毁伏魔场三昧时，彼众会中一万菩萨，如是色像感动变化，悉得无所从生法忍。

「于舍利弗，所志云何？于是三千大千世界独有是变，降诸魔乎？勿作斯观。所以者何？十方一切江河沙等诸佛刹土，诸魔波旬求人便者，皆遇此难不得自在，悉文殊师利之所建立。」

尔时世尊告文殊曰：「仁当舍置所建威神，当使诸魔还复本形、天上服饰。」

尔时文殊告诸魔曰：「诸贤者等，实为恶秽此身服乎？」

报曰：「实尔。」

文殊答曰：「汝等宜当厌贪欲事，不住三界。」

诸魔报曰：「唯当从命。善哉，文殊！愿加威神，令我等脱如是形类威仪服饰。」

文殊师利寻舍威变，疗诸天人及诸玉女，使其形体平复如故，衣被光泽，威神巍巍。文殊师利告于诸魔：「诸仁欲知其眼受而怀思想，眼有所著则为眼根，因思想眼，言是我所。依猗于眼，因生于眼，眼之所趣，目为心候，还护其眼，举眼下眼，则是汝等之境界也，为造魔业。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假使有眼而无所著，耳无所听，鼻香口味，身更心法，悉无所著，非汝部界，不同劳侣，无力不乐，则无魔业亦无影响。又复卿等，自计吾我，随念有身，缘趣此患。卿等何因，处于众会？欲得寂然，未之有也。」

文殊师利应时于彼，为魔眷属解说经典，使一万魔，皆发无上正真道意，八万四千魔远尘离垢，诸女得法眼净。其余众魔各归宫殿，皆共举声，悉称：「万岁！吾等已脱于大恐惧！」

◎

◎于是文殊师利告逮法忍诸魔眷属：「卿等何故不各归宫？」

诸魔报曰：「吾等于今，忽然不复见己身宅，何况当复见魔宫殿自然常住？」

又问：「汝等宫殿为在何所？」

诸魔报曰：「一切诸法无主、无念，是为诸法之宫殿，空无想愿，诸法恍惚乃为宫殿，于彼无往亦无来者。」

耆年迦叶前白佛言：「文殊师利！彼殿来乎？我等欲见所从菩萨。所以者何？此正士等难可值遇。」

佛告文殊：「汝当现此十方世界诸来菩萨会忍土者，今诸众会皆共渴仰，欲得见之。」

文殊师利应时告诸法伦菩萨、法住菩萨、若干辩菩萨、得大势菩萨、柔软音菩萨、灭众恶菩萨、寂然菩萨、选择菩萨、法王菩萨、怀音菩萨，悉告此等诸菩萨众：「汝族姓子一切菩萨，各当自现其身宫殿，各自显示所处佛土本之形体。」

文殊师利适发此言，诸菩萨众寻时奉命，从三昧起各现本体：或有菩萨其身高大如须弥山，或有菩萨其身高长三百二十万里，或二百八十里，或二百

四十万里，或二百万里，或百六十万里，或百二十万里，或八十万里，或四十万里，或三十六万里，或三十二万里，或二十八万里，或二十四万里，或二十万里，或十六万里，或十二万里，或八万里，或四万里，或三万六千里，或三万二千里，或二万八千里，或二万四千里，或二万里，或万六千里，或万二千里，或八千里，或四千里，或三千六百里，或三千二百里，或二千八百里，或二千四百里，或二千里，或千六百里，或千二百里，或八百里，或七百六十里，或七百二十里，或六百八十里，或六百四十里，或六百里，或三百六十里，或三百二十里，或二百八十里，或二百四十里，或二百里，或百六十里，或百二十里，或八十里，或四十里，或三十六里，或三十二里，或二十八里，或二十四里，或二十里，或十六里，或十二里，或八里，或四里，或有身长短如此，忍界人身无异。诸菩萨等其身如是，高广长短，各各别异。尔时于此三千大千世界，诸会充满无如毛厘空缺之处，诸尊神妙，高节慧明，菩萨大士卓然有异，功德巍巍，无以为喻。

其诸菩萨身所演光，彻照十方不可计数百千佛土。尔时世尊以佛庄严三昧正受，适兴此定。寻时忍界自然变现不可称数若干华盖，以其无限百千妓乐各唱其音，投饰幢幡缯彩无量庄严佛土，靡不煌煌如日如月。诸菩萨众从紫金刹来至此者，覩是佛刹如黄金色；其从白银佛刹来者，悉现银色；其从水精佛刹来者，见此佛土悉水精色；其从琉璃佛刹来者，覩此忍界悉琉璃色；其从车璩佛刹来者，见此忍土悉车璩色；其从玛瑙佛刹来者，见是佛土悉玛瑙色；其从名香佛刹来者，见是佛土悉香合成；其从好华佛刹来者，但见诸华；从宝刹来者，但见众宝，或从七宝，或从六宝，或从五宝，或从四宝，或从三宝，或从二宝世界来者，诣此忍土，见此佛土长广短狭众宝琦异，强弱好丑如本佛土。时诸菩萨，各自忆念住本佛土，是等一切见释迦文如来至真形像被服，各如本土诸佛像貌，威仪礼节教授法则饮食，等无差特。

彼一菩萨不见他菩萨土地庄严，但覩本刹，举声称曰：「此土紫金。」二菩萨曰：「此土白银。」各各所游清净之行，各自惊喜，怪未曾有。磬扬大音，而嗟叹之：「诸佛世界难及难及，而不可逮，德遍十方永不可逮。」

文殊师利应时告曰：「诸族姓子！此事无奇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诸佛皆为一佛，一切诸刹皆为一刹，一切众生悉为一神，一切诸法悉为一法，是一定故，故名曰一，亦非定一，亦非若干。」文殊师利举其要义，不以多言，即从座起，偏出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叉手白佛：「愿欲所问，若见听者，乃敢自陈。」

佛言：「恣所欲问，如来当决，所怀疑结，令心欢然。」

文殊则问：「何谓菩萨义所归乎？」

佛告文殊：「晓了诸法，靡不通畅，故曰菩萨。」

又问：「何谓菩萨晓了诸法？」

佛言：「菩萨晓了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身、心无有弊碍。何谓晓了六情事者？晓了于眼，则本净空，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亦复如是，悉空本净，不自想念我晓了之；色、声、香、味、细滑之法，悉空本净，不想晓了。又，文殊师利！若有菩萨了五盛阴。何谓晓了？了空、无想、无愿，离欲恍惚，寂无所有，归于澹泊，悉无所生，无来无往，犹如野马、幻化、水月、芭蕉、梦中所见，不得久存，而无坚固，虚无无处。若能晓了如斯义者，是谓菩萨。又，文殊师利！解淫怒痴、五阴、六衰因想而生，其贪欲者悉从想生，其想亦空，虚无无形，无有言辞，亦无教化，其淫怒痴于无本法，无能染污，不迷不惑。」

佛言：「文殊师利！菩萨晓了众生之行，此人多欲，斯人多瞋，此人多痴。其多欲者，恩爱隆崇，犹如五谷、草木茂盛，种类布散，不适一处。其多瞋者，怒恨炽盛，如野火燃烧炙草木、城郭屋宅，靡不被害。其痴多者，暗暗冥冥如无日明，若其屋中覆盖在罍，迷惑穷极不识东西。菩萨大士晓了本行，从其心意聪明暗塞，原际所趣诸根优劣，而为说法，各令入律而度脱之。」

佛语文殊师利：「菩萨晓了一切众生。云何晓了一切众生？皆假号耳。若真谛观，其假号者亦无处所，其众生者悉一神耳，计于众生，无有众生，晓了斯义无想著者，是谓菩萨。于是觉了寤诸不觉，解度彼岸，是谓菩萨。诸不达者悉令通畅，故曰菩萨。当所观者，悉见本末起灭因缘，根原所趣靡不周备，前知无穷却了无极，故曰菩萨。因其假号，随方俗言而有此名，于此众事而无所著，故曰菩萨。」

时佛叹颂曰：

「晓了其眼耳，	是空为自然，
达者无想念，	乃谓为菩萨。
晓了鼻口者，	本净无形像，

智者不妄想，
智者晓了身，
能分别本净，
色声及香味，
若能了如幻，
亦不求妄想，
若晓了色空，
生死之所识，
心不怀妄想，
五阴若如梦，
明者不妄想，
不生无所起，
假名托于号，
晓了贪瞋恚，
其想无真谛，
想愚不亦真，
缘诸邪见起，
常怀贪欲怒，
彼无染无秽，
识别如是念，
寂除一切法，
晓了诸三界，
于彼无度者，
欲界无成就，
是色无有无，
众生所作行，
贪淫行瞋恚，
一切假名人，
明者成就此，
一切是诸法，
若识知反复，
方便随诸法，
若逮无所著，
能施其身肉，
乃谓为菩萨。
其意如虚空，
菩萨为聪明。
细滑可意物，
一切分别空，
乃曰为菩萨。
痛痒亦如是，
一切犹若幻，
乃谓为菩萨。
一相无有相，
乃谓为菩萨。
无言则无为，
其名无形类。
分别诸想念，
究竟无处所。
因作多思念，
正直无所见。
诸法悉平等，
法亦无惑妄。
菩萨无贪欲，
乃谓为菩萨。
是空无真实，
乃谓为菩萨。
因颠倒而兴，
此亦比虚伪。
慧者悉晓知，
同归于愚痴。
人亦不可得，
不妄想众生。
能知为颠倒，
斯亦无有想。
不着一切碍，
乃曰为解脱。
不习诸所猗，

觉了如审谛，
禁戒常清静，
佛戒随顺义，
我本所修业，
是谓为禁戒，
普慈愍众生，
知之为恍惚，
其所行精进，
察了三界空，
超殊修禅思，
无住无所得，
智慧刀割截，
覩见诸法界，
如觉了诸法，
菩萨晓如是，
乃谓为菩萨。
亦不想自大，
无起无所有。
身口及意念，
彼无由居处。
亦不得众生，
因假而有号。
灭一切诸苦，
能成最上道。
亦复无所著，
智者了如是。
尘劳诸恶见，
不断无所坏。
应时化群黎，
乃谓为菩萨。」

于是文殊师利复白佛言：「唯然，大圣！所可言谓初发意者，何谓初发为菩萨意也？」

佛语文殊：「假使菩萨普念三界是初发意，所发心者平等如地，其菩萨者无所起发，亦不想念净与不净，其所知者无卒无暴，坚住不动，无在不在，安无能摇，忍于苦乐，越世八法，无所破坏，悉无所为，所可发心，适发意已，皆得启受一切功勋，亦不自念我有名德，是谓初发成菩萨意。」

文殊师利前白佛言：「如我听省大圣说义，其有菩萨发淫怒痴，乃初发意。」

时善住意问文殊师利：「起淫怒痴乃应初发成菩萨者，一切愚戇凡夫之士皆应初发。所以者何？斯等之类，起淫怒痴故，不去三毒也。」

文殊师利告善住意天子：「愚戇凡夫不能堪任起淫怒痴。所以者何？谓佛世尊、缘觉、声闻、诸不退转菩萨之党，乃能发是淫怒痴耳；凡夫不能。」

善住意天子报文殊曰：「今者所说甚可畏，此众会者心怀疑网。因闻仁者，演此义故，不能晓了，其心冥然。」

文殊师利谓善住意天子：「于意云何？譬如飞鸟飞行虚空，岂畏为径，通过有依碍乎？」

答曰：「经过不畏虚空也。」

文殊报曰：「如是，天子！道无所起。有所憎恶，则为不发；无所憎恶，乃为发意。若无所著，不怀憎恶，无所依猗，乃谓发耳。所谓为发，兴无想念，无所生者，是名不发。无自然者，乃曰为发；无有句迹，乃曰为发；无去来迹，乃曰为发；空身慧迹，无所念迹，乃曰为发；无所受迹，无所逮迹，乃曰为发；无所坏迹，无所获迹，是谓为发；无文字迹，无所慕迹，是谓为发；不进不殆，不双不只，是谓为发；不求救护，亦无有归，是谓为发。是故，天子！名于菩萨，为初发心。其于是法不念、不依、不思、不想、不知、不见、不闻、不识、不受、不舍、不起、不灭。是故，天子！名诸菩萨。以是因缘，因此法故，由斯平等，如是本际，善权方便，发淫怒痴，发眼所依，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亦复如是；发色所著，亦复显于痛，想，行，识，不当生色报应诸见，无明、有、爱，当兴十二缘起之法；吾诸所欲，依猗三界，亦当显发所依吾我，贪身计已；六十二见，亦当显发五盖之患，四倒、八邪、十恶之业，令其反原。取要言之，一切净不净、应不应、众想言辞、一切处所、所受依猗、思想诸念、恋慕罣碍，所可言曰，发泥洹想，菩萨大士皆显发此。是故，天子！当作斯观，其于诸法，有所依猗、无所憎爱，是谓为发。」

文殊师利说是法语初发意时，此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动，万二千菩萨得无所从生法忍。

◎

佛说如幻三昧经卷上

佛说如幻三昧经卷下

西晋月氏国三藏竺法护译

◎尔时世尊赞文殊师利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乃能讲论发意菩萨。仁已曾奉江河沙等诸佛世尊，故能畅此无极道慧。」

时舍利弗前白佛言：「向者文殊，颁宣咨嗟诸初发意菩萨之事，若有逮得无所从生法忍，计此二者，其意等乎？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舍利弗！诚如所云。锭光佛时授我要决，当成无上正真之道为最正觉，于当来世无央数劫得成为佛，号释迦文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。明行成为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道法御。天人师，号佛、世尊。因彼发心，无所违失，应时逮得无所从生法忍。是，舍利弗！文殊师利向者所讲初发意菩萨。」

文殊白佛：「我身省察大圣说法，义之所归，一切菩萨其发心者，名初发意。所以者何？唯然，世尊！其诸发意皆无所生，其无所生则是菩萨初发意也。」

说是语时，二万三千人立不退转地，当成无上正真之道，五千比丘得无起余漏尽意解，六万天子远尘离垢、诸法眼净。

于是耆年大迦叶前白佛言：「文殊师利所为甚难甚难，今说经典开化饶益若干众生。」

文殊师利谓大迦叶：「我之所作，不为甚难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诸法皆无所作、非作非不作。唯，大迦叶！我于诸法无作不作，亦无所舍，不度众生，亦无所缚。所以者何？众生之党，本无明故，成为众生，故非甚难。向者迦叶宣言：『甚难。』吾身所作，无有甚难，亦无不难；非如来，非缘觉，非声闻。迦叶！欲知谈说甚难，欲宣至谊，凡夫所作，乃为奇异，名之甚难。所以者何？唯然，迦叶！一切诸佛威神之力未曾违废，亦不可得声闻、缘觉、诸佛势力，无获无得，独凡夫士乃逮此力。」

大迦叶曰：「于文殊意，所察云何？诸佛所得，无得不得，非声闻、非缘觉？」

文殊师利报大迦叶：「不得我身，无人、无寿、无形、无终，含血有志，不得断灭有常之计，阴种诸入名色三界，应与不应，想与无想，兴发报应现世后世，贪淫怒痴悉不得是。迦叶！当解，取要言之，一切诸法无得不得，无所依猗，无受、无舍，不放施、无所教，亦无近、无所授、无所解。是故，迦叶！当晓了此，诸凡夫士，不闻谊者乃有所得，诸佛世尊实无所得，是故所作不为甚难。诸佛、声闻悉无造作，凡夫所为而不可及。为何所作？为断

灭，为计常，多所猗着，殷懃求愿，心怀众念，作与不作，或举或下，分别讲说，妄想猗着，愁戚悒悒，而念免害。稽首自归诸佛世尊，不作、不为，亦无所著，愚唯为此。是故所作，不以为难。」

文殊师利前白佛言：「所谓无所生，其谊云何？为何谓乎？云何菩萨逮得无所从生法忍？」

佛告文殊：「计于诸法，无能逮得。所以者何？有所得者则堕颠倒，无所得者乃逮无所从生法忍。是故无所得者，乃谓为得。无得、无着、无依、无猗，心如虚空，[火*霍]然无迹，是乃名曰无所从生法忍。一切诸法无所生者，诸法无主，乃曰法忍。于一切法，无所依猗，无求、无望，诸法无进、无退，无双、无只，乃曰法忍。诸法无形，离于自然，无坏无断，无识无尘，无言无辞，空无想愿，乃曰法忍。诸法离欲，寂然憺怕，法界无本，立在本际，无应不应，无想不想，无念无说，无惟无思，无作无力，悉以羸劣，虚无恍惚，无固无永，无净不净，非常苦空，无我寂然，犹如幻化、梦中所见、影响、野马、芭蕉、聚沫、水中之泡，忍解诸法为若兹也。所可忍者，亦无所忍，一切诸法无法非法，无有异法，亦无他趣，照曜诸法，所解如是。观此诸法名本净恍惚，知之空无，是谓为忍。笃无信乐，度于泛流，不怀狐疑，不恐不惧，亦无所畏，修身正行，永不得身，不见空宅是。文殊师利！菩萨所逮无所从生法忍，未曾废舍一切诸想。」

文殊师利复白佛言：「所谓忍者，无所毁伤，乃曰法忍。」

善住意天子问文殊师利：「何谓毁伤法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天子！欲知眼所毁伤不可色，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更、意所思念不可法。假使，天子！若有菩萨，眼见色者，永无想受，不别好丑，不怀思想，无应不应，无增无损，晓了本净，而达空慧，不念晓了，不为众色之所毁伤；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亦复如是，而于六情无所毁伤，悉无所著。此菩萨者，立于法忍，于诸生法不有妄想，于无生法亦不无想，于诸漏法亦不怀想，于无漏法亦不无想，不想罪法、不想无罪，不念有为法、不想无为法，不念世法、不念度世法，于此诸法无想念者，是为逮得无所从生法忍。」

说是法时，六万三千人皆发无上正真道意，万二千菩萨逮得无所从生法忍。

于是善住意天子问文殊师利：「所谓学道入地道者，为何谓乎？」

文殊师利告天子曰：「今仁者问入地道乎？」

天子报曰：「愿欲闻知菩萨地道。文殊常说有十地道，无此谊耶？」

文殊又报：「向者问入地道乎？」

天子答曰：「菩萨不入十地道也。」

文殊报曰：「不闻世尊说一切法犹如幻化。为信此不？」

答曰：「信耳。」

文殊报曰：「幻师所化，岂有地道具十住乎？」

天子答曰：「不也，设幻师化有所至到、有所入者，吾亦当住。世尊颁宣一切诸法悉如幻化，故无所入。假使，天子！欲得讲说入地道者，当说无入、无所至到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诸法皆无所入，法不至法，色不入痛，痛不入色，想不入行，行不入想，识不入色，色不入识。取要言之，皆是四种、四大所成，眼不入耳，耳不入眼，鼻、口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身不入意，意不入身。所以者何？是诸法者所趣各异，境界殊别，愚騃无想，无所识别，瑕秽态碍，譬如草木、瓦石、墙壁、影响之数，而无言辞，则一种相，故无所入，无来无去。天子！当知，若有菩萨解法如此，则于诸法无入不入，无想不想，不见入道，不舍地道，于无上正真道而不退转。无所入者，住无失法。所以者何？阴种诸入皆为自然，不失一切众生真正清静，是为菩萨入于地道。譬如幻师化作十重交络棚阁，其时幻师化作化人，遍处其上。于天子意，所志云何？岂为有人处在重阁若入者不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文殊师利报天子曰：「菩萨十地当作是观，亦如幻化。」

善住意天子问文殊师利曰：「假使人来欲得出家为沙门者，当何以化？何除须发？何受具戒？云何教授令自谨慎？」

文殊师利报善住意天子：「设使有人来诣我所为沙门者，夫族姓子若不发心欲得出家，我乃令卿作沙门耳。所以者何？其有建志欲出家者，心无所归；

其无所归，亦无有来；其无从来，则无往者；住一切法，无所断绝，则住无本；其住无本，游于法界而不动转；其于法界无所动者，则不得心；其不得心，不愿出家；其不愿出家，则不发心为沙门也。其不发心为沙门者，则无所生；其无所生，则尽众苦；其尽众苦，则究竟尽；其究竟尽，则无所尽；无所尽者，则不可尽；其不可尽，此无所行。天子解是，当为其人解如此义，其诣我所求欲出家，语族姓子：『勿得发心作沙门也。』所以者何？心本无起，便离闇冥。」

文殊师利复谓善注意：「假使有人来诣我所求欲出家，吾当为说：『卿族姓子！不除须发，乃为善备沙门之业。』」

善注意问文殊师利：「所言何谓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如来说法，无所除去，亦无所坏。」

又问：「何所不除？」

答曰：「不除于色，亦无所坏，不除痛、想、行、识，亦无所坏。假使念言：『我除须发。』则住吾我，计己有身；不计吾我，不自贪身，则平等见也。贪着己身，乃计须发，则成众生。想念除去，其不得我，不得他人，不我不彼，则无吾我；其无吾我，不计有身，则除须发。无思无想，其无思想，无应不应，不住若干；其不住若干，则无言教；其无言教，无进不进，无双无只，不贪己身，不被袈裟。其袈裟者(晋言无秽垢)，其无秽垢则无所有，其无所有则无所住，其无所住则为旷然。其旷然者，乃为出家。」

善注意天子复问文殊：「所言思念，其思念者为何谓也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等于诸法，无形无名，愚戆凡夫之所兴念，多所望想。故世尊曰：『其于诸法无所兴造，亦无损耗，是谓思念。』」

又问：「何所兴造？」

答曰：「天子！当平等度，以度平等，其于诸法无得不得，亦无所逮，不审不行亦无不行，于此诸法不兴等住，不想吾我，亦复不着人、寿命、识。众生可意，断灭计常，阴种诸入，想佛法众，亦复不念是戒是毁，尘劳颠倒造立果证，望想求度，道迹往来，不还无着，望想缘觉，猗着正觉，是善是恶，是罪是福，是为穿漏、是无有漏，是为俗业、是度世业，是则有为、是

则无为，是则为空、无想、无愿，是明无明，是为解脱，是为离欲，是为生为死，是为灭度。兴造如此若干种想，如是行法修道若斯，愚戇凡夫之所念也，贡高自大痴夫所为也。是等为魔及与官属所见阴盖，是故如来为此党类演出言辞，令除须发，去于五阴，奉修五品，戒定慧，解度知见品。」

于是善住意天子赞文殊师利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快说此言，如仁者教。」

文殊师利复谓善住意：「假使有人来求出家，吾当谓言：『若族姓子不受具戒，尔乃是卿善备出家。』」

又问文殊：「此言何谓？」

答曰：「于善住意，所趣云何？何谓具戒？具戒有二：一、正真戒，二、邪伪戒。何谓邪伪？若堕颠倒。何谓颠倒？受吾我人倚于寿命，缚着断灭而计有常；或堕邪见，荒淫怒痴，贪欲贡高而怀自大；或于欲界色无色界而念所受，驰逸望想，堕于起灭，证明邪迹，不别善恶宜便之法，演狂悖言不识所趣，堕于无明住众邪见。如是法教，背于正律名之为邪。所以者何？道空平等，其平等者，菩萨所行尚不为退。假使，天子！不堕恶友，不解所归，坚固之要，于诸所受，受不当受而行驰骋，是谓邪戒。若问年岁及所修行，而反从人受信施食；又从异人出家为沙门者，求其迎逆稽首礼节，不能除灭淫怒痴冥，是为邪戒。何谓正戒？假使修正不想平等，是谓正戒；一切诸法解之如空、无想、无愿，是谓正戒；于三脱门而不造证，奉行审谛，无想不想、无应不应，是谓正戒。」

文殊师利告善住意：「设使处淫怒痴无明恩爱，堕于贪身六十二见，或四颠倒、三品恶行、八邪九恼、九神止处、十不善业，虽在其中而无所著，是谓正戒。譬如一切万物百谷草木众药所生，皆因地出，而得长养，其地坦然无所念置，亦不念言：『我所茂盛。』如是，天子！敢可成就至于大化，皆由戒立，具足成就建立道法三十七品，行者无想、法无所置，不念戒具其因成就与不成也，不着欲界色无色界，其不迷惑倚三界者，是谓具戒。若立禁戒为成等法，信为种法忍，志性清和，长育成道，建行如是，立笃信戒，便得成就三十七品道法之要也，是去来今现在佛声闻缘觉之具戒也，至三脱门，度诸出家而超越去。」

善住意曰：「甚善难及，文殊师利！快说具戒，能如是受具足戒者，则为正禁，非为邪业。」

文殊师利复谓善住意天子：「出家如是，具戒若此，教授所施备足如斯。设族姓子不发起戒，是为学戒。」

天子问曰：「此语何谓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一切诸法悉无所起，亦无所受；其有受戒，则受吾我，亦着三界，故生其中。于天子意所志云何，何谓为戒？」

答曰：「将护沙门二百五十。」

又问：「以何将护？」

答曰：「守身口意，名曰将护，二百五十备悉具禁，不为身行亦无所作。」

「亦无当作，宁可恕当有处所乎？青黄白黑红紫色耶？所向方面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又问：「何故？」

「无所有故！由是之故不可恕当。」

问曰：「何故？」

答曰：「无所行故。」

文殊又问：「其无所有，可名说乎？物如是不？」

报曰：「不能。」

文殊答曰：「是故，天子！当作斯观。所号禁戒不可奉受，此曰乐禁。为备戒德，其心清和，智慧通达，如是行者悉无所有，无能动者、永无所趣。戒无所获是真谛戒，不得心处是曰净心，不逮智慧是真智慧，心无所作不怀想念，其无所生是谓护心，戒具备悉。如是奉戒，智慧若斯，不得心处、不念禁戒、不逮智慧，若能晓了智慧无处，一切调和无有众疑，识解道教，不见诸法不善之义，其于诸法不见不善，则不受戒，其不受戒亦不毁禁。其欲学戒彼则须戒，其须戒者则不退还，其不退者彼名解脱，其解脱者则不合会，其不合会者彼则无漏，其无漏者则行平等，平等行者则无所得亦不受戒，是故诸法等如虚空，了虚无故。所以者何？其虚空者则无所行。是故，天子！」

学戒如此则无禁戒。彼所戒者，何所为戒？其不学戒，学戒当尔，则学于空。何谓为空？不乐身口，不慕其意，无染不染，是贤圣戒。如是住者，则无所住，其无所住，学平等戒。天子！又听。如是出家为沙门者，具戒若此禁戒之谓，其人假使饮食衣服三千大千世界其中所有，皆能净毕，所食之功多所救护，终不唐举，皆由如是净戒所致。」

天子又问：「今者，文殊！为谁说此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为受者施，能亲顺者，彼则毕净，能逮此义，尔乃净毕；其不亲、不受、不逮此义，不念、不修、不惟，谁受？谁为亲近？谁能净毕？尔乃正净，此应咨嗟为真众佑，一切诸法究竟悉空无所生慧，是为尽畅清净众佑。凡夫之士能毕众佑，罗汉不能。所以者何？凡夫之士能受亲近，还致识别，惟念精思：『吾曾咨受，惟察奉行。』能施能慕，则能净毕。云何净毕？周旋往来，没复还生，所生之处，净洗诸根。阿罗汉者，无有阴种诸入之义，不能周旋，何能净毕！谁净毕者？其受分卫福布施主，净三品场，然后受食。何谓三品？一、不得我亦无受者，二、不得施者亦无所授，三、不得周旋生死处所及净毕竟。是为三。如是净者，无所净毕。是故，天子！吾说斯言：『饮食被服三千大千世界所有，皆能净毕无微翳碍。是为处世真正众佑，乃为出家名曰沙门。』」

文殊师利复谓善注意：「求出家者，吾当告语：『若欲出家为沙门者，仁族姓子！不处闲居，不在人间，无远无近，不起不灭，不独一己，不处大众，不在会中，不处屏处，不行乞匄，不就人请，不着弊衣五纳之服，不着居家白衣之服，不处旷野、不在居室，不慕少求亦不多求，不知止足亦无不足，亦无有行亦无不行，不在限节亦无中适，不智不愚不慧不闇，行空如此，乃曰备悉。其计我身举动进退，若处闲居，当行分卫，察己聪慧，不离于明。』如是，天子！此辈伴党，不达正真覩空慧义，是为发起，心有所存。所以者何？于彼如此希求望想，多所著念，尚无有身，何况他人。诸法归空，慧了无生，安复欲得，限节功勋，独处致耶？未之有也！是故，天子！其能如是节限平等，所修行者不求望想，吾乃谓彼知大限节。若使，天子！节淫怒痴，了于三界、五阴、四大诸种众，入此无极，节而知止足，不受、不舍，不以修行亦无不行，无调不调，不寂然，不令尽，其能限节如是法者，不与三界而合同尘，彼乃名曰知限节者，所止清净，为无所处，悉无所著。复次，天子！如来具戒。若有人来，欲备禁者，吾当为说。若，族姓子！不知苦谛，不断习谛，不证尽谛，不奉行道，如是行者能正谛见。所以

者何？真正谛者，无有苦谛，无有断习，无习不习，亦无有尽，不为尽证，亦无有道，无所由行。设族姓子不奉四意止，乃为平等。所以者何？计无有意亦无所念，不求诸法是为己身。所建意止，其无有意、无所念者，彼无身痛、无心无法，当何所畏？有异难乎？若不奉行四意止者，是为备成清白之法。所以者何？清白法者，无有不善处在其前，亦无善法，不断不起。不断不起者，是为名曰平等真正安谛之义，其逮平等，尔乃名曰平等之行。若，族姓子！不行四神足无有放逸，行四等心、五根、五力及七觉意、八种道者，若等奉行三十七品道义之法，不举不下，无言无说，是谓行道。若，族姓子！志三十七道品之法，于诸音声从贤圣教不随水流，若能精修遵其所行，不知诸法亦不造证。所以者何？所可言曰三十七品道类之法，假有字耳，观其假名，因望想生。计其相者，亦无有相，为水所漂，因致周旋，其周旋者无所施害。除此名已，则无所得，犹如观察此三十七道品之法，亦无所除。」

天子复问文殊师利：「何谓比丘慕于修行，而独宴处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假使分别诸法一等一种门相者，譬如虚空，悉无所行，皆无众生，是谓修行。又修行者，不处今世、不由后世，在于三世皆无所行，至一切法，亦无所行，悉了诸法虚伪无实，是谓修行。其修行者，则于诸法无双无只，无应不应，是谓修行。」

时彼众会无央数人，心怀沈吟，悉生疑结：「此为何谓？当奉何行？何因申畅？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，演三脱门，得至泥洹，若能造证三十七道品之法，致灭度矣！文殊师利今者所说，将无倒教乱法之兆？」

文殊师利寻时皆知，此诸比丘一切众会心所怀疑，告舍利弗：「唯卿仁者，为众重任，咸共信之，最大智慧，如来所叹。又贤者身，离欲尘法而以造证。仁者久如逮成四谛，得造证乎三十七品及三脱门也。」舍利弗曰：「不也！我不得法，当可造立，思惟其义，及修行者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诸法悉无所受亦无所生，空无言教，空不证空。」

说是语时，三万比丘漏尽意解。

善住意天子赞文殊师利：「审如仁者，执慧颁宣深妙法忍，兴隆空行。」

文殊答曰：「吾不执慧，一切愚戆凡夫之士执求智慧。所以者何？斯等之类，执持令转，集会二品所执，堕于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、诸天、人间，所见牵连。假使，天子！为诸三界展转牵连，轮转无际，所向非一，所生受身，各各别异，是为牵连，随其宛转，如是牵连展转无休。由是之故，不知本际，在于生死乐苦恼根。复次，天子！愚戆无智凡夫，不闻与欲俱合，怒痴亦然，报应诸见，名色同尘，诸佛、声闻、缘觉、菩萨，及逮法忍，无所牵连，亦无宛转。所以者何？如斯党类，其身口心未曾起立，所展转者不得三界，何所宛转？是故斯等牵连智慧，若更受身，无所弃舍，是执智慧。」

天子又问：「仁者所说，毁坏慧乎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又问：「何故毁坏？令无所除。」

「是等学者，是毁坏慧，若不毁坏，无所除者不灭寂慧。」

又问：「文殊！仁无此乎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又问：「何故？」

答曰：「其有将去覆还，有往来者则有此事，其无有往、无有还者，晓了诸法而无周旋，则无将去亦无覆来。」

又问文殊：「何所章句为最元首？」

答曰：「如是句者，我是元首。」

又问：「何谓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若有菩萨，于一文字、一章句义而不动者，章句犹归分别四义。何谓为四解章句？一、常如审谛。二、了空义，知为恍忽。三、分别无形，悉无所生。四、于诸所知不以为知、不以为患。不造二事，是诸章句最为元首。」

时佛嗟叹文殊师利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乃能班宣逮总持义。」

文殊白佛：「我无总持。所以者何？无所得故，无可执持。愚騃凡夫乃逮总持，诸佛菩萨无所获致。所以者何？其迷惑者多所执持。何所持乎？依于吾我、着人寿命，执持断灭及计有常，执坏贪淫、瞋恚、愚痴，亲抱所有，恩爱贪身，自见五阴、四大及诸入，思想多念，而反求望，堕若干见六十二疑，有所获致，而急执持。是故，世尊！愚戇凡夫逮得总持。所以者何？愚夫怀法在心念者，诸佛世尊悉无所持。声闻、缘觉、诸菩萨等，亦复若兹，是故愚夫逮得总持。」

于是善住意天子问文殊师利：「如向者说不得总持，当以何意化于五趣？」

答曰：「其五趣者，无所为作。所以者何？吾以消除五趣终始，令其所趣不知处所。诸佛、缘觉、声闻所趣，愚戇凡夫所不能趣。所以者何？愚夫比数堕于生死，诸明智者消除诸趣，道迹亦然，不离生死，况于愚戇凡夫士乎！是故吾身，消除诸趣不得总持。所以者何？无所获致，当何持也！」

说是语时，彼众会中五百比丘诽谤此经而舍驰去，则以现身堕大地狱。

时，舍利弗报文殊师利：「且止！勿复演此深法，五百比丘闻之狐疑不肯顺入，自恣、骂詈，自谓尊豪，而舍驰走，诽谤心乱弘雅之典，则以现身堕大地狱。」

文殊报曰：「唯，舍利弗！莫有斯言，勿怀疑网，有计是非，勿怀犹豫，不见有法堕地狱者，惟察诸法无诽谤者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诸法悉无所生，属舍利弗而宣此辞，令吾休止，不说经典。假使族姓子、族姓女，依着吾我想人寿命，若江沙劫供养如来承事圣众，随其所安，皆给所乏，尽其形寿而不懈休；若有闻此如是像法深妙难解，一切世间所可希闻，空无相愿，惧怕寂寞，归于消灭，无起无灭，无人寿命，无常苦空，非身之谊，若能得闻如是辈经，闻之诽谤，其族姓子及族姓女堕大地狱，在大地狱忽闻此经，寻便得出，辄信深经而得解脱，胜善男子、善女人江河沙劫奉敬如来供养圣众，着吾我人及计寿命，不得至道，闻是法者疾得解脱。」◎

佛赞文殊师利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诚如所言。斯经尊妙，若现于世，与佛兴出等无有异。道迹往来，不逮无着，于缘觉乘、菩萨大乘而见授决，此为最尊，等无若干。所以者何？不着吾我，所修平等，亦无所得，至于泥洹亦复若兹。设有念知，言有所得，则堕颠倒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此诸比丘五百人等，在于地狱速得灭度，胜于是间愚惑百年护戒、悉知止足，堕于颠倒六十二见。所以者何？未曾得闻此深妙法无解脱相也。是族姓子、若族姓女，闻此深经，入耳思惟，疾速无上正真之道，胜疑余经，迷堕颠倒。发意顷须臾乐信此深经者，疾得解脱。」

◎

◎善住意天子问文殊师利：「仁者！乐我净修梵行无沾污乎？」

文殊报曰：「如是，天子！则修梵行，设使卿身不劝梵行、不修梵行，乃为可耳？」

问曰：「何谓？」

答曰：「其有所受，彼乃修行；其不受者，何所行乎？可名行耶？」

天子又问：「如今仁者不修梵行乎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又问：「不净行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不修净行，如天子言。以何等故不修净行？无家居、不梵行、不受、不惑，亦无所行，亦无不梵行。假使学者清和梵行，悉无所行，亦无非行，尔乃名曰大净梵行。其行，天子！淫怒痴行乃曰正行；游于欲界色无色界，是曰清行，愍伤众生。其不习行淫怒痴事，不游三界，彼不清修，亦无所行，乃谓为行。」

善住意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文殊师利！所畅辩才而无罣碍。」

文殊答曰：「使卿辩才亦无罣碍，得无碍辩，可得处乎。所以者何？计是我故，有所倚着，则为罣碍。」

文殊师利复告善住意：「欲以是像求净梵行者，设使仁者不执刀剑，贼害一切众生身命，不捉矛戟瓦石大棒，自然危者乃为慈心。」

天子又问：「此言何谓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所谓众生含血之类，义所趣乎？」

天子报曰：「假有名耳！计有吾我乃有众生，含血之类受思想故，故曰众生。依倚颠倒贪计有身，故曰众生。所以者何？是故，天子！贪见吾我想人寿命，因有假号而演名字，吾当以利智慧剑而危害之。常以此义将养护之，令不见缚，当使[火*霍]然不知诸受之所归趣，无所断除。是故，天子！当解此义，除吾我想，则害众生一切望想，不堕杀生，心不怀害。」

文殊师利复谓善注意：「欲使卿身净修梵行，若能奉犯十恶之业，亦慎一切黑冥品事，又复不修诸清白业。」

善注意又问：「斯言何谓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等黑冥品，等诸清白亦复若此。」

又问文殊：「黑冥品事，以何为等？」

答曰：「以无所作而不退没，故曰等矣！一切诸法黑冥亦如，如黑冥等，清白亦等，无想念故。」

文殊又问：「以何缘信清白法乎？」

善注意答曰：「所以信之，用其法界无本之故。」

「于善注意所趣云何？可使无本及与法界，修行处所往周旋乎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文殊报曰：「是故我言，设能等行黑冥品事不修清白，尔乃相可净修梵行。」

复谓天子：「若剑击头，害杀斯人，乃修梵行。」

问曰：「何谓也？」

答曰：「害淫怒痴，自大贡高，贪嫉谀谄，多妬自恣，而受希望，痛痒思想，是为，天子！名曰伤害。若有修行，精进自守，贪欲心起，寻便灭除。除不与合，寂灭远离，是谓为空，不入诸逆，晓了欲心，解如真谛本无所有。此心何生？何所从灭？谁来染污？谁染污者？岂沾污乎？复更思察，欲不可得，不见污者，亦无被染，则无所得。其无所得则无所生，其无所生则

无所舍，其无所舍则无所受，其无所受则无所习，无所习者则曰成就。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，五阴、六衰、十二因缘，不染污心。其有兴发如是伤害，此乃名曰杀人害伤，挝击坏首，是为归义。」

文殊师利告善住意：「是故我言，当如是害净修梵行，亦当离佛及法圣众。」

善住意又问：「斯言何谓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为道慧故。」

又问：「令当所信？」

答曰：「当信无本及与法界。」

又问善住意：「宁可捉持无本法界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！」

「是故我言，离于佛法。何谓圣众？」

答曰：「因缘合故名曰圣众。其圣众者无有集会，为佛弟子故曰圣众。」

又问：「于天子意，所趣云何？其无为者无有合会，可离欲乎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文殊师利曰：「是故我言，若离圣众，乐修梵行。又复，善住！其得佛者，则名著得佛圣众，则名曰着，不为离欲。其舍众会则为离欲，所谓离欲为法界迹。」

善住意天子启文殊师利：「难及，难及！至未曾有。」

文殊又曰：「天子！当习无反复事，勿得孝顺。」

又问：「何谓为不孝顺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如是，善住意！吾无反复，亦不无反复。」

善住意又问：「此言何谓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其有所作，若毁伤者，各各兴造若干种事，各归异趣，受身不同各得报应，愚戆孝顺各有所作，寻受报应着无量色。愚人所作，为身来患或致伤毁，所受诸见各异殊别，或着不着取舍进退，是名反复，为无反复。如佛世尊所演平等，谓一切法各无所作，悉无所作亦无招来，等于平等无所超度，亦无他受、不造他作，是则名曰为无反复。」

善住又问：「今文殊师利住于何所？乃能说此立何法忍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不住法忍。」

又问文殊：「于何所住，所宣乃尔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住幻士处，身亦在彼。」

又问：「幻士所住如何？」

答曰：「如无本住，幻士住彼。如向者问：『住于何所？而有所宣？』在忍法耶？所言法忍但假号耳！何有住处？诸法亦然，悉无所作亦无想念，彼无有住及与处所。如是住者，乃为众生**颁**宣道教。如来所住亦复如是，而说经义。所以者何？住如无本乃有所宣，一切众生亦复在彼，住于无本而有所说，如来无本，无本无异，一切众生而不动转，无本亦如，亦不动转，犹如如来所应无本，众生无本其亦若兹，皆一无本而无有二，而无若干故曰无本也。」

善住意天子又问文殊师利：「所言沙门，为何谓乎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非沙门、非梵志，乃为沙门。所以者何？不着欲界、不倚色界、不处无色，吾乃谓此为沙门耳。若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不穿漏者，乃为沙门。其无志性，不与情合，无有因缘亦无不缘，乃为沙门。又复，天子！其不着法、不着非法，其行寂然，无是非心，忽然无迹，是谓沙门。何者然耶？其因缘法报应之宜，妄从是生，是诸法者亦复虚伪，其不著者无缚无脱，是谓沙门。其无有往，亦不还反，无进无退，无疮无癍，无伤无完，是则名曰净修梵行。是故我言，非沙门、非梵志，乃为沙门。」

善住意赞曰：「至未曾有，志意坚强，所颁宣者无名游迹，亦无章句，其意悉达而不忽忘。」

文殊答曰：「吾意不强。所以者何？身自放意，意弱不强。」

天子又问：「斯言何谓？」

答曰：「吾以恣意，在声闻地、住缘觉界，是故放意；又复恣意，处诸尘劳，不恶爱欲众冥之患，是故放意。」

善住意赞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文殊师利！悉由宿世供养诸佛，众行备悉，宣如来命所说如是。」

答曰：「吾不供养过去诸佛。何者然乎？吾未曾得宿世所历，亦无当来，不从诸佛建立法行，无作不作，是故所作而无有作，不备众行。」

善住意又问：「文殊师利！吾本曾闻如幻三昧，愿显定意，示所正受。」

文殊又问：「欲得覩见如幻三昧之境界乎？」

答曰：「愿乐欲见。」

文殊师利寻时如言幻意三昧而正受矣！应时十方各江沙等诸佛刹土悉自然现。善住意天子自覩东方江河沙等诸佛刹土，其所现者悉是文殊——或以现形若比丘像讲说经典；或复有现比丘尼像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像，如释、如梵、如四天王、如转轮王色像而现；其体或如天龙鬼神、捷沓怛、阿须伦、迦留罗、真陀罗、摩休勒色像而现其身；或复显示禽兽飞鸟若干种色——各各现形无量，像貌好丑殊别，而为说法，十方一一诸江沙等所现佛土，其亦俱然，等无有异，为说经典。

善住意见此，忻然大悦不能自胜。

文殊师利从三昧起，善住意恭恪归命，白文殊曰：「向者覩见诸佛国土不可称限，形像无量各各殊别而说经典。」

文殊问曰：「于天子意，所解云何？东方所现为审实乎？八方上下有所见者为实虚耶？十方所见何方审谛？」

善住意答曰：「悉虚不实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诸法皆无所生，由如幻化，如幻士相，一切诸法退无常存，自在所作示现变化，推极本末不生不起，亦无所灭。」

文殊师利寻则赞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讲法当然，诚如所言。」

说是语时，彼众会中五百菩萨，以得四禅，逮五神通，识其宿命——往昔世时所作善恶寻自己覩，皆复识命曾更所作，逆害父母、杀罗汉、乱圣众、坏佛寺，斯等罪业——本所犯恶余殃未尽，念伤害心，倍怀忧结，志在疑网。由是之故，不能逮了此深法要，计有吾我，所据微翳，卒不肯舍，不逮法忍。

于时世尊，欲得开化五百菩萨，则以威神现示文殊。文殊师利即从坐起，偏出右肩，右手捉剑，走到佛所。

佛告文殊：「且止，且止！勿得造逆，当以善害。所以者何？皆从心发，因心生害。心已起顷，便成为杀。」

时无央数诸菩萨众各心念言：「斯一切法悉如幻耳！彼无吾我及人寿命，其意所念察其本末，无有父母、无佛法众，亦无作者亦无受者，无行不行，亦无果报，意自贪身而堕颠倒，愚戇凡夫悉不能解，心反处颠倒计我父母。所以者何？文殊师利聪明圣达，诸佛世尊所叹功勋不可思议，道德超殊，不可逮及，巍巍煌煌，无以为喻，深入法忍，了其本际，供养无数江河沙等诸佛大圣而宣道教，于过去佛所作已办，晓了诸法，慧无俦匹；其所说法靡不应时，见诸如来，常怀恭恪，稽首自归。今执利剑走向如来，佛告之曰：『且止，且止！文殊师利勿造逆害，当以善害。』若分别此，察其本际不可分别，何所佛名及法圣众，父母罗汉及庙寺名，其受虚无则无归趣，亦无报应。设一切法虚无不实，所受诸法亦复虚妄，幻譬如空，亦如芭蕉、梦影、野马，离欲虚妄而无坚固，以是之故彼无有罪亦无受害者。谁有杀者？何谓受殃？」如是观察，惟念本末，则能了知一切诸法，本悉清静，皆无所生。五百菩萨闻是亘然，寻时逮得无所从生法忍；有千比丘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；五百菩萨欣然大悦，善心生焉，心戢静思，踊在虚空，去地四丈九尺。以偈赞佛：

「诸法悉如幻，	从想而横起，
成形无所有，	诸法悉为空。
反自发妄想，	有我而危身，
已识其宿命，	所作罪甚重。
往者怀大逆，	自图其父母，
害罗汉比丘，	犯殃衅甚剧。

由此重罪故，
今墮于疑网，
圣尊裂结网，
觉了于法界，
诸佛权方便，
趣欲济众生，
无佛无经法，
彼亦无父母，
则无吾我人，
无常不断灭，
无罪无报应，
莫贪身见我，
彼无有生者，
所生如幻化，
文殊大智慧，
手自执利剑，
佛亦如利剑，
无生无所有，
两足尊见之，
令知殃福业，
其能达空者，
因缘而合成，
无罪无报应，
吾我亦常空，
众生处颠倒，
非常苦悉空，
其能晓如斯，
诸佛无作业，
计罪佛亦如，
如佛所解达，
识别虚无生，
住于虚空义，
其身如虚空，
若欲求佛慧，
更苦不可计，
得听空法谊。
弃捐忧结创，
寂无有尘劳。
随流接度人，
决除所沈吟。
亦不得圣众，
悉空而自然。
无寿亦无命，
诸法如虚空。
无作无不作，
更历受苦恼。
亦无有死者，
是为诸法相。
诸法度无极，
驰走向如来。
二事同一相，
亦无有害者。
众生所作罪，
亦悉是空耳。
三世无寿命，
解乃无从生。
亦复无苦乐，
倚想求安隐。
亦能如本际，
非身无所有，
则免三恶趣。
觉者无所造，
是故名曰佛。
明审了若此，
由是畅圣慧，
演说无所住。
二事俱自然，
彼法无罣碍。

以知此本际，成佛无上道，
于世致大圣，度众生苦恼。
尽除因缘报，奉修佛大道，
当成为法王，明眼乃灭度。」

五百菩萨宣是执剑经典之时，十方江河沙等佛土，六反震动，其大光明普照世间。其于十方诸佛大圣边诸侍者，各自问佛：「此何威德？地大震动，光靡不照。」

于时，诸佛各告侍者：「族姓子知，有界名忍，佛号能仁，**颁**宣经道。彼有菩萨，名文殊师利，成不退转，手执利剑驰走向佛，欲得开化不达菩萨。因是之故，时佛大圣手执慧刀断生死原，如应说法，劝无央数众生之类，使眼清淨、心得解脱，逮成法忍，学住大道。」

于是大世尊以方便随建立神化，于彼众会有新学人，德本尠薄多怀妄想，不见执剑，不闻说法，佛之圣旨故令其然。

时舍利弗问文殊师利：「仁于向者所作凶逆，以何为信，乃能执剑驰走向佛？」

文殊师利答舍利弗：「如卿所言，汝所作逆不可称载，用不能达此报偿故。唯，舍利弗！解此义者，知如幻师所造逆事，其幻化者宁有逆乎？报偿亦如。所以者何？其幻师化无有想念，诸法亦然。唯，舍利弗！吾欲相问，以诚相反。有此剑者乎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！」

「为有罪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！」

「唯，舍利弗！罪业虚无，报亦虚无，罪业报应悉虚无者。云何复欲知其处所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如文殊师利今者所说，无罪无报，一切诸法悉无罪报。此言何谓？」

文殊师利言：「于意云何？唯，舍利弗！吾所执剑，何所锻师推成之乎？谁捉持来以相授耶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无作此剑，无执来者以相授也，文殊师利所化现耳。」

文殊又问：「仁能见得化人处乎？刀剑所在？」

「如来所言：『一切诸法悉如幻化。』其相无相，不可得处也！」

「唯，舍利弗！当解斯义，如来至真亦如利剑，文殊及舍利弗亦如，无本众生亦如，诸法亦如，无本所住亦复若兹。唯，舍利弗！如一切法悉无根本，吾所兴罪、报应执剑，其亦如也！所积殃衅亦无本也！报应亦如也！向舍利弗复更问言：『卿何以故，手执刀剑欲与佛诤？』譬如修行在于闲居，勤向世尊心念不离，乃得解脱。」

舍利弗又问：「静思修行，云何世尊？名曰何等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贪欲妄想则是精思修行，世尊！瞋恚愚戇欲除此三，永令无余，寂然憺怕，尔乃亘然，不能蠲除一切尘劳，不为世尊灭淫怒痴爱欲之难，乃为世尊贪欲意生，执此欲意一心念佛，欲即消灭，恚痴亦然，而得解脱。是故，舍利弗！如执利剑驰向世尊，如幻无害；怀三毒者驰心念佛，尘劳悉除，亦如修行闲居专精，一心念佛乃得解脱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快说此言，诚如所云。」

尔时十方诸会菩萨启请世尊：「唯然大圣！劝文殊师利，愿垂屈意，顾眄我等诸佛刹土，于诸刹土颁宣经道，皆令众生解是意义。」

文殊师利报诸菩萨：「仁等各自察其佛土。」

诸族姓子寻时受教，各观本土十方处所——各各皆见文殊师利，在于十方诸佛边住，讲说经道。善住意天子咨问、启受，宣此如幻所行意义经典之要。诸菩萨等聚会亦然，不可称计，诸天子会多少无异。彼诸佛国皆若干种清净庄严，巍巍无量，亦如忍土等无差特——遥见如斯，莫不忻然，各各举声而称扬言，以为忻庆：「文殊师利道德殊绝，威神光明智无俦匹，威德殊邈过于日月，住此忍土而不移转，普现十方诸佛国土。」

文殊师利于时引喻：「如族姓子幻士善学幻术，绝世而无俦匹，不起于坐，所在幻化现若干形。菩萨如是，真学晓了般若波罗蜜，分别法幻，悉通其旨。在于此土，初不移转十方佛土，诸欲见者，辄现其身于其佛界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诸法皆如幻故，由是之故所现无难。由如月殿游行虚空，不下人间，不念往来，其光所照靡所不遍，虽有所照，亦无想念。菩萨如是，在于本际未曾移转，普现十方诸佛之土——为现佛身、声闻、缘觉，为现转轮、释梵、四王，或为豪贵、贫贱、困厄身，或入三恶勤苦恼事，或为儒林、帝王、大臣，或在外道谤佛云云，或入深山学为仙人——所现无限，一切依因，悉令得至无上正真。所现虽尔，亦无想念。」

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：「假使有人，值遇此法而得闻者，如佛兴世等无有异。若有菩萨，坐于树下当成佛道，其闻是经福等无殊，亦等道迹、往来、不还、无着。所以者何？是为去来现在诸佛要道。」

文殊白佛：「诚如圣教，安住所化无不受教，如空无想无愿平均，法等亦然。又如无本本际平等，亦如离欲定意平等，是法平等亦复若斯。」

文殊师利复白佛言：「大圣垂恩，建立此法，使于后世残末五浊悖乱之俗，若族姓子及族姓女，学菩萨意求大乘者，耳闻此法，令诸众生求灭度者，悉当蒙是道德法明，各使得所。」

佛默然可。应时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动，箜篌乐器不鼓自鸣，诸华果树及诸枯树皆生华实，其大光明普照世间，皆蔽日月令无光曜，亿百千天住于虚空，欢喜踊跃而雨众华，烧诸名香，复雨杂香捣香，其香芬馥翳于十方，鼓天妓乐其声清和，悉共叉手，异口同音，举声歌颂：「妙哉，妙哉！此法难遇。文殊所讲，我等侥幸得闻大化，今日再值转法轮矣！阎浮利人为蒙大庆得闻是经，斯等德本终不唐举，速近受决，当成佛道，多所开化。」

于是世尊赞诸菩萨及诸天子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如卿等言。其闻是法，佛明此等当成佛道以入灭度，闻之不惧亦不怀憾，笃信爱乐，不在生死，亦不灭度。」

文殊师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建于斯经典，今现感动，为先瑞应，然于后世普流十方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文殊师利！今所瑞应皆是建立此法维恩，如来弘慈，圣旨令然一切蒙济。」

佛语文殊：「当复重显斯深经典，佛言至诚，终不虚妄，此三脱门多所救济，当令此法后世普流。」

文殊师利复白佛言：「我亦堪任建立此法演真章句。无我无人，无寿无命，无意无可，不堕断灭，不堕计常，无有尘劳，亦无诤讼，则为光显于此经典。如我至诚、所言不虚，然后将来五浊之世令普流布。吾今要誓，不具成佛，无法圣众，无罪报应，无去无来。以此至言，令是要法于将来世皆遍流布。有了是经，而不受欲亦不离欲，无有患痴而有慈心，无有智慧，无名无色，无缘无见，不兴生死，无身不生身，无心不生念，不惟法、不意止，无五阴、无四大，无诸入，眼色耳声鼻香口味，身更心法亦复如是，不处欲界、色、无色界，心等如地而无憎爱，诸法不损亦无增长，则宣此经。如斯经典后世普流，不在至诚，不覩审实，不赞说道，不至道果，亦无道迹，不往来，无不还，不无着，不缘觉，无诸果证，不如来，无佛法，不无畏，无慧不慧，不圣不空不寿，不想不无想，不愿不无愿，不得果证，无见不见，不至道，无明无冥，亦无解脱，不度不无度，不彼岸，不此岸，不中流，无名无不名。如是真言，当令此经后益流布。又计是经，不应不脱，不精进无所懈，不勤力，不殆废，以此至诚，法当普流，往本所生，无去无来，过去无人，不度众生，亦无灭度，人不可得，法无有起，亦无所灭，无有作者，亦无坏者，无将无反，不往不还，无举无下，无当来佛，如是像法无所照耀，无现在佛亦不暢法。以是之故，法当普流。是经所说，不戒不犯，不定不乱，不慧不愚，不解不缚，不慧见不无慧。此正真言，令经普流。不施不慳，不戒不毁，不忍不诤，不进不殆，不禅不乱，不智慧不愚闇。菩萨大士！此真谛言令法普流，无凡夫，无学者、无罗汉、无缘觉、无佛道，不因缘不无缘。当令此法普流世间。不坐佛树，不转法轮，不叹佛。佛不现在，不众生，不灭度，不如来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诸法永至灭度，当令此经普流世间。」

文殊师利宣是建立经典要时，此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动，其大光明普照十方，虚空中唱无极音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文殊师利！实如要誓。假使江河沙等诸魔官属，欲求方便毁坏此经，欲令毁散，终不能乱此微妙法，令不流通所以建立是要法者。若族姓子及族姓女，受此经典受持讽诵，闻之信乐，一切皆脱诸魔事业，入佛道慧。」

于是弥勒菩萨前白佛言：「今日何缘地大震动，光明遍照空中畅音。」

佛告弥勒：「何用问为？所以者何？志小下士不识大义，堕于憍慢，斯等长夜不得安隐。」

弥勒白佛：「唯圣说之！多所愍哀，多所安隐，必当慈念诸天人民共信乐之。」

佛告弥勒：「斯经典者，四十七亿百千那术诸佛，于此地上建立说之，皆亦文殊之所发问。善住意天子与共咨启。弥勒来世当成无上正真之道最正觉时，复说此经，其余贤劫诸兴如来亦俱同然。」

弥勒复问佛言：「文殊师利、善住意天子，从来久如闻此经典？」

佛告弥勒：「文殊师利、善住意天子，闻是法来七百万阿僧祇劫，从普华超师子步德王光首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所闻，其于空中唱大音声，净居诸天闻讲此法，各各劝助咨嗟而行，是故地动。」

弥勒菩萨复白佛言：「若族姓子及族姓女受是经者，持讽诵读，为他人说，得何功报？」佛告弥勒：「于意云何？过去当来今现在佛，戒、定、慧、解度、知见品，广兴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一心、智慧，使成无上正真道慧，已成当成现在成者，合此德本功祚福勋宁多不？」

弥勒曰：「多矣，世尊！不可思议，一如来德其福难计，况一切佛。假使德本有形像者，十方佛土不能悉受。」

佛告弥勒：「我故嘱累殷懃相喻，其族姓子及族姓女，闻是经典受持、讽诵、为他人说，福多于彼，何况奉行。所以者何？过去当来今现在佛之所咨讲，悉由是生。」

佛说是经时，江河沙等众生之类发菩萨心复倍是数，逮不退转，成得法忍、法眼净者，各复倍倍。如是十方悉来会者，一切菩萨忻然大悦，善心生焉，稽首佛足，歌叹此法，僣再得闻，无以为喻。忽然不现，各归本土。

贤者阿难前白佛言：「此经名何？云何奉持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是经名曰“于一切法无起不灭三昧要品”，又名“降毁魔场”，当怀持之。又名“普遍十方定意要慧文殊师利之所讲说”，又名“如幻所说”，当奉持之！是经典者，能调化人。阿难！当受持讽诵读，为他人说。」

佛说如是，比丘、菩萨、文殊师利、善住意天子、弥勒菩萨、贤者、阿难、诸天龙神、阿须伦、世间人，闻经莫不欢喜。

佛说如幻三昧经卷下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12 册 No. 0342 佛说如幻三昧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27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11/02/25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维习安大德提供之高丽藏 CD 经文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西莲净苑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